

腊月里的幸福味道

□李成炎

腊月，一年之中最冷的时节，却也是温暖的港湾。这个时节，不论身在何处，心总会随着飘雪的方向，悄然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。

我小时候，腊月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。厨房里，柴火“噼啪”作响，锅盖“噗噗”冒着热气。母亲的手如穿花的蝴蝶，在各种食材间飞舞。她用那双被油烟熏得有些发黄的手，捏出一个个饺子，包进了一家人的团圆和幸福。

那时候的腊月，天寒地冻。但厨房里却温暖如春，那是家的温度，是母亲的温度。每当大门外传来孩子们嬉戏的欢声笑语，我知道，那是年的脚步声，它踏着腊月的节拍，缓缓走来。

腊月里，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。大人们忙碌着准备年货，孩子们则兴奋地等待着新衣和红包。村里的老槐树下，常有三五成群的老人聚在一起，谈着过去一年的收成，规划着新的一年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期待，仿佛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好年景。

那时的我，对年的期盼和现在的年轻

人对明星演唱会的期盼并无二致。那时没有繁华的商业街，没有高楼大厦，但有那古朴的老街和琳琅满目的年货。我记得那年腊月的一天，我和父亲一起去置办年货。街上人群熙熙攘攘，热闹不已。父亲拉着我的手，走过一家又一家摊位，买下了各种类型的年货，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满足，仿佛置身于一场盛大的狂欢。最后在一家卖糖果的小摊前停下脚步，父亲特意为我挑选了一包糖果。我兴奋地拆开包装，一颗颗甜美的糖果滑入口中，化作了一股暖流，涌向心头。

那时的我们，虽然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，但我们的快乐却简单而纯粹。那种与家人团聚的温馨和幸福感，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。

如今的我离开了那个小村庄，来到了繁华的城市。每年的腊月，我都会想起那个纯真的年代，想起那个充满年味的厨房，想起那个甜蜜的糖果和父亲那满足的笑容。

腊月，是年的味道最浓的时节。它不仅是一种味道，更是一种情感、一种记忆、一种传承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家的味道、年的味道永远都不会改变。



在腊月的尾声里，我也会为家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。看着孩子吃得津津有味，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厨房，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村庄。我明白，无论我走得有多远，我的心始终与那个地方相连，与那个腊月的味道相连。

腊月，是家的味道、是年的味道、是幸福的味道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身在何处、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变迁、家的味道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港湾。

犹记腊月打年糕

□管淑平

每每到了腊月，人们又从先前的一段清闲中抽离，投入到打年糕的忙碌。打年糕，既是我国的传统，也承载着乡里人家浓厚的情谊，更何况，那小小的年糕还潜藏着人们诸多美好而朴质的期望。

年糕，取其“年高”之意，暗含着农人对身体健康和年年高升的愿景，又因“年”与“粘”同音，象征着团圆和相聚，因此，入了腊月几乎家家户户就得忙着打年糕，这也成了我们家乡的一道风俗。

到了打年糕这天，刚下肚不久的早饭还没有来得及消化，家里的所有成员纷纷行动起来忙着打糕。长辈们拿出秋季收获的稻米，去其外壳，泡至软糯，放在大灶上的蒸屉熊熊火焰，直至蒸熟。我坐在灶台前，使劲儿地摇着鼓风机，不到半个钟头，蒸锅内就开始呼呼地冒出白气，稻米的清香气息也随之飘了出来。这让我忍不住悄悄地将一小块儿下来，趁着长辈们在院坝里忙碌，赶忙塞进嘴巴，也甭管烫嘴与否，吹吹呼呼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唇齿间，糯米清甜软糯的味道还未散去，打糕的环节在长辈们的欢笑声中拉开了序幕。蒸熟的糯米被长辈们依次端到院前的梅花树下，石臼早已稳妥摆放。父亲拿着木槌负责打糕，母亲则戴上手套在旁负责翻炒石臼中的糯米。只见父亲一手紧紧地抓着木槌子的末端，另一只手麻利地握着槌子前端部分，一槌下去，软糯的米就被砸出了一个凹槽。母亲也丝毫不落后，眼疾手快地将米团翻了一翻，又熟练地往糕团中加了一勺水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……随着父母那明确的分工和恰到好处的默契，米团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，先

前还是软软的米团，到了这会儿，已经变得有几分粘人了。米香夹杂着甜甜的糖分或深或浅地飘散在空气中，惹得我直咽口水。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心里突然蹦出了一个想法，也想去过一把打糕之瘾。趁着父亲在休息的时候，我便悄悄地溜到石臼前，学着父亲的样子尝试一下打年糕。当我握着木槌的时候，才意识到这其中的不易。别看笨笨的木槌不怎么显眼，但却是真的沉重，若非胖者之一员，我也绝对举不起那槌子的。木槌是举起来了，但向石臼里的米团一锤下去，发现又抬不起来了，木槌被糯米团牢牢地粘住了，像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此时，在旁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笑呵呵地说：“娃，打年糕可不是这样打

的。首先气息要顺畅，其次重心要稳当，再者劲儿要向一处使去。”于是，我按照父亲告诉的法子，又尝试了几下，就比先前流利多了。不过，因年龄小，体力有限，还没打几下就隐隐觉得力气已到极限。可我的心里却是高兴的，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做事情是需要讲究方法的，即便是再大的难题，慢慢磨合，也会过去的，就像打糕一样，愈打才愈有感觉。

当母亲从屋子里端着几块切好了的年糕出来时，我小小的脸颊也悄悄地开出了一朵花，那是幸福和满足的表现。梅子树下，梅花飘香，年糕的味道，家人们的欢笑声久久地洋溢在空气中，挥之不去。腊月，在这飘香的糕点里，变得厚重，过年，也在热乎乎的味道里丰盈、隆重。

温暖的腊月

□王国梁

腊月里，天寒地冻，北风凛冽。但在我的记忆中，腊月却是温暖的。腊月是冬季的温情篇章，是寒冷中的暖意记忆。

年年岁岁，流光匆匆，转眼间一年将尽，腊月到了。“腊者，接也，新故交接，故大祭以报功也。”腊月是新旧更替之时，自古以来，人们就非常重视腊月。人们喜欢在腊月里把一年的收获做一下清点，然后向祖先神灵供奉祭品，报告一年的收成。腊月里，人们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，天上人间，一派祥和。腊月，是我们抒写的一首动人诗歌，是我们描绘的一幅暖色长卷。

暖色腊月，是灵动多姿的。枯燥的冬天，到了腊月仿佛是被什么唤醒一样，忽然间变得生动了，天地之间一下子多了活跃的音符，舞出了欢快的旋律。孩子们总是最敏感的，他们听到母亲的一句“进腊月门儿”了，便欢呼雀跃起来。进腊月门儿，意味着迎接新年的各种仪式将要拉开序幕，意味着年

指日可待了。于是，孩子们掰着手指数起来，腊八喝腊八粥，二十三吃糖瓜，二十五做豆腐……年就在眼前啦！孩子们的情绪很快在腊月的天空下发酵，大人们也跟着欢腾起来，连树上的鸟儿似乎也感受到欢乐的气氛，跳动得更加活跃了，到处洋溢着期待和喜庆的气氛中。孩子们的眼神中多了憧憬，大人们脚步下多了欢快。大家奔走在腊月的寒风中，异常兴奋。天是冷的，心却是暖的。

暖色腊月，是喜庆热闹的。乡村的腊月，是狂欢之前的精彩序曲。人们纷纷行动起来，准备迎接新年。年货是一年年景的象征，一定要准备最好的。平日节俭的人们，都前所未有地慷慨起来。向祖先神灵供奉祭品，可不敢有半点马虎。另外，丰盛的年货也是对一家人一年的犒赏。春秋秋收，辛劳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劳动成果了，怎能不兴奋？迎新年的喜悦心情，还要通过各种庆祝活动表达出来。村庄里搭起了戏台，锣鼓家伙一响，村庄就沸腾起来。村民们还自发组织了秧歌队、高跷队等，早早就开始排练，准备在喜庆的

日子里一显身手。腊月里，人们奔走忙碌，载歌载舞，悄然把暖色铺陈晕染开来。

暖色腊月，是温暖祥和的。腊月里的人，脸上都是带笑的。人们见了面，热情地打着招呼：“去赶年集了？买了啥年货？”“今年多买点年画，家里老人喜欢！”村里识文断字的“文化人”，格外受人尊重。“他三叔，哪天帮我写春联吧！”“好啊，今年的春联都是在外面上大学的孩子写的，又喜庆又吉利。咱赶上好时代了，孩子们想说的话，都编到春联里了！”人们的话语中，透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展望。有些乡邻之间往日里有点小矛盾，趁着喜庆的日子，互相打个招呼，一笑泯恩仇。人们的心情是一样的，期待是一样的，情与情更容易共鸣，心与心更容易相通。人人都那么温和善意，大家努力把日子过得和顺舒心，图的是大吉大利。腊月里，四邻的主妇们自发联合起来，一起磨豆腐，蒸年糕，相互协作，加深感情，感受生活温情。

暖色腊月，人间长卷。年年岁岁，温馨永在！

□张文追

冬日初阳照大地，万物沉睡显寒意，五谷丰登迎新年，梨铧放进大堂沿。

冬季到，暖要保，用电用气少不了，单位家庭都记牢，防火安全很重要。

现在生活都不错，家用电器种类多，同时使用负荷大，损伤电路易起火。

列举几样小电器，日常应用要注意，一旦粗心很危险，小火成灾大事体。

电热毯，暖又暖，规范使用理当然，拆叠不当电外传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

电熨斗，随手走，烫平衣衫能除愁，用完随即电切断，熨斗底盘要凉透。

各色家电讲不齐，奉劝还是小心点，冬季因为万物干，一不小心祸根起。

说过用电说用气，一日三餐不能离，洗澡洗衣一件件，严防漏气最关键。

讲过家庭讲集体，工商企业也得提，安全生产电和气，日常检修要抓严。

提过室内提室外，冬季物燥满地扬，烟头起火难收场，安全防火树榜样。

山火无情要当心，护林也是大事情，上坟不要烧纸经，发生火情恢煞人。

冬季防火重在防，一旦起火不要慌，119电话记清爽，及时报警顶重要。

有了火情命关天，逃生通道不可闭，财物脑后靠单边，快速逃命第一件。

楼房着火心不惊，床单结绳好救命，捂鼻捂嘴湿毛巾，火情走向要看清。

燃气泄漏不要慌，快关阀门速开窗，切不可打手乱忙，室外报警心可放。

安全通道保通畅，杂七物品别乱放，基本道理要知晓，性命不是开玩笑。

灭火器材是个宝，关键地方不可少，使用三步请牢记，拔销压柄火根扫。

冬季防火安全保，平安欢乐年过好，安全意识记得牢，双手定捧金元宝！

冬季安全防火顺口溜

